

不正经的雪

肖遥

我们这个北方城市到冬天少不了下雪。最近一场雪下了三天三夜,高速路封锁、地铁停运、公交车拴上防滑链也不敢开快,人类在冰雪中踉跄滑行,用我妈的话说,恨不得再多长出几个脚趾头扒着地。最怕那种上面是雪,底下结冰的路面,在冰雪路面保持平衡与其说需要技巧,不如说需要心态好,既不能不小心,也不能小心到战战兢兢,因为按照墨菲定律里的怕啥来啥,越担心滑越会滑倒。也有艺高人胆大的在滑溜溜的路上健步如飞,如同在艰涩坎坷的人世间,有人如履薄冰,有人吟啸疾行。

在所有的天有不测风云里,雪天应该是最不会被迁怒,甚至最有喜感的一场意外。即便因路滑误了事,嗔怪起天气,也会像抱怨任性的熊孩子,虽然懊恼,也恼的是积雪和结冰的路面,而不是旋转飞扬的雪花。

雪花和落叶一样,有着稍纵即逝的美感。电影里鹅毛大雪的场景常安排在恋人们关系发生变化时。在四分之一倍速的慢镜头里,伴着音乐和簌簌落下的缓慢的雪花或旋转的落叶,男主和女主说好谁也不回头,各自走向再也没有对方的未来……即便是失恋和分手,因为放慢了节奏、拉长了过程,并不急于奔向一个什么终点,也会变得诗意和优美起来。

《如懿传》里,如懿坐在门口,凝视漫天大雪纷纷扬扬,仿佛在欣赏烟花——花开盛艳花易残,情到深处人易散,青樱在心里默默向自己的爱情告别。此刻的大雪不仅仅是“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,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,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”的伤感,更是埋葬过往、迎接涅槃的一场仪式。

在有的风俗里,下雪天是表白的良辰吉日。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,情窦初开的德善以为邻居家小哥哥善宇喜欢自己。看见天上开始飘雪,就忐忑地等待善宇来给自己表白。等来等去,却发现善宇在对她的姐姐宝拉表白,两个人站在雪地里,执子之手相偕白头,飘落的雪花成了他们的情感背书。德善才明白善宇一直热情地关照自己,是因为暗恋宝拉爱屋及乌。善宇顿时又伤感又甜蜜,又感动又失落,一场雪下出了三个人的百感交集。

如果说落花和落叶象征着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,那么落雪便是那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朋友阿猫有个发小,俩人分分合合兜兜转转,下雪天,想起他曾发的短信“天若有情,雪落无声”,她也给在南方城市的他发了张雪景,他感慨“好久没正经见过雪了”,阿猫调侃道:“见到的都是不正经的雪”,对方回:“是啊,就是那种抬头有、低头无、假装下、撩骚人的雪……”阿猫会心一笑,这样也好,与那些落地成冰的大雪相比,不如簌簌细雪触手即化。承认一切都在流动和变化之中,不要急着被固定关系里的微权力制衡和捆绑。

马歇尔·鲍曼有本书名叫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》,他把迅速消融的雪,堆积又消失的流沙,很快被覆盖了的脚印和车辙,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。既然兰因絮果变幻莫测,对待那些缘起缘灭,不如像王子猷,在四望皎然的雪夜,披蓑泛舟去访友,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未必非要见到他。毕竟,只有渴望——或许永远也满足不了的渴望——才是值得渴望的。

旧时的月光

老西河

晚饭后,竹峰说,出去走走吧。起身往外走,刚出宾馆大门,我就顿了一下:多好的月光啊!

从宾馆回廊的阴暗处往台阶下跨,有些恍惚,那月光像是浮在地面上的一层稀薄的纱,我生怕一脚下去会踩破了它,走了几步,老是觉得会踩进水里,但脚落下去,是硬硬的水泥路面。

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月光?

今夜的月光是经过清洗后突然出场的。月亮悬在右侧山顶上,比平时要薄得多,似一页水墨画贴在蓝色的天空。桂花树还在,影影绰绰的山也在。这么多年它去了哪里?是被别人家收藏经年,今又突然拿了出来?

路边也有一座山,并不高,层层叠叠的树把山罩住了,月光又罩着那些树,树叶子上也有光。有光的还有宾馆前面的那片湖。碎银子般的月光在水里闪烁,是月亮被风揉碎,融入了水。月色和水原来这么亲密,天空和大地这么的相像,天地原来这般近。

风有些大。凉意一阵阵袭来。我和竹峰、亚明在前面走,苏北、若齐诸兄在我们后面,说着的话被风吹走了。在湖边绕了一圈,后面没了说话声,回头看,月光下没了人影,是风把他们吹回去了?

绕着湖,继续说闲话。走了两圈,去了另一条道,是宾馆前面的一个闸口,走过去,原以为螺旋门的横档是锁死的,用手一推,居然推开了。过了闸口,走一截,是个斜坡,挡了视线,折转身来来回回

走,到了闸口,竹峰用手推了推螺旋门,说了一句:坏了,进不去了。我试了试,螺旋门的几根交错的横档纹丝不动。站在旁边观察,没找到出口,想着要是走着回去,唯有爬过临水的那个高高的台子,然后往下跳。

我估摸着,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人,一不小心,十有八九会掉进湖里。竹峰和亚明肯定也有担心,但他们没说。我也没说。我们有着默契,或者说,我们仨在一起,更有底气。

干脆转过身,爬上斜坡。立在坡上,远处的一个村庄卧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中,绿树和白墙的轮廓极分明。坡下的一条白色的路似一根飘带系着村庄。路边的稻田已收割一空,黄黄的稻茬铺展着,一些碧绿的白菜和萝卜叶子还有大蒜泛着油油的光。没人说话。我们的脚踩在水泥路上,有沙沙声。那个村庄也不说话,

它在月光下安睡。

顺着村庄边上的田埂往另一面绕,有一条道夹在两面的山坡中。山,面目晴朗,路也晴朗。一眼望去,不远处就是宾馆的大门。

那晚,我们一路上都是闲话。说了哪些闲话,不记得了。闲话本就是这个样子,一个人挑起话头,可以自顾自地说,别人可以接话,可以嗯嗯,也可以沉默如山,反正有人陪着,何况还有一地月光。

回到房间,打开一卷书,但眼前晃动的是月光。夜半,竹峰给我发来一条信息:“晚上散步,感觉非常安静,安静到无我,又仿佛天地之间都是我。”

竹峰的这份欢喜我也有。只是我没说。我把灯闭了,静静地躺在床上,看月光映在窗棂上,像是躺在老家的床上。

当然,这不是老家。它是皖南的一个叫“水东”的小镇。日暮时分赶往这座小镇的途中,我是昏睡的,它到底是什么模样,我没看清。但我在水东邂逅了睽违多年的月亮和它的光。那是旧时的月亮,旧日的时光。



牧羊人 张健 摄

暖冬

查晶芳

数九天寒。

晨间出门需要勇气,冷风吹哨,砭入肌肤,纵使包裹如粽,瞬间便如跌入冰窖。夜间上床也需勇气,若无电热毯、空调,身体定要一激灵,忍不住蜷缩起来。马路上悠闲散步的人没了,都是裹着自己,匆匆地走。

然而,寂冬有寂冬的好,安静,就像倪元林的画。没课的时候,我喜欢在学校的小广场上踱步。无论天色多么晦暗,鸟鸣永远清甜,脆亮。啁叽啁叽,咕叽啁叽啁,吱咕吱咕啁——一串串清音,滴沥而下,亮若阳光,密如雨线,你若静心去听,不消片刻,定然身若涤尘,心有欢喜。

那棵原本翠叶纷披的龙爪槐,肃净了自己,铁画银钩,配以寥廓铅灰的天宇,像静穆的雕塑。疏朗,坦荡,真诚,让人油然而生出敬意。黑铁般的梅枝上,有红苞拱出,只等一声春讯,便拆开满腹甜蜜的心思。小花圃里,桂树深绿的叶间居然开满了米粒大

的小黄花,盈盈而立,淡香丝丝。天桥下的火棘果,一个个像小小的红玛瑙,串串缀于枝上。它们都在欢欢喜喜地暖着。

家人闲坐的傍晚,听屋外寒风吹彻,是难得的清欢。桌上炭炉的火舌,舔着昏黄的暮色,泛白的钢精锅里,热气蒸腾。青菜煮豆腐,碧绿配嫩白,好看得很。没一会儿,锅里咕嘟咕嘟开始响了,汤水翻滚不息,香气四溢。这是我小时关于冬天最深的记忆。那会每到吃饭时,我总是喜欢伸长着脖颈,拿筷子在锅里挑来翻去,找那里面偶尔会有但少得可怜的肉片。

“你个小馋鬼!”爸爸笑骂着,伸手把我的筷子拎起来,可没一会儿又把找出的肉片丢到了我碗里。坐在一边的哥哥姐姐先是开心地笑,继而又无不嫉妒地撇着嘴。我则得意地瞟着他俩,故意把腮帮鼓得老高,还吧唧吧唧地呕出声响。

“好好吃你的吧!”妈妈一本

正经地板着脸呵斥我,背对着哥哥姐姐时又朝我挤挤眼……后来,读到朱自清的文字:“无论怎么冷,大风大雨,想到这些,心上总是温暖的。”竟完完全全是我心里的话。很多年过去了,父母已垂垂老矣,姐姐和我都各自成家,现在围桌而坐的是一大家子人了。一窗,一室,一家人,一段温馨的时光,是世间难得的美好。

冬天,黄昏的脚步风一般迅疾。我出门散步时,常常已暮色漫卷、满眼铅灰了。我喜欢走那条小巷,幽静,安宁。路过那家我常去的浴室时,总看见那个烧锅炉的老大爷站在门口。“你一个人走路啊?注意安全呀,别往黑处走啊!”“你今年不到这洗澡了啊?”每次,老大爷都会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,那语气和眼神慈爱得像是见了刚放学回家的孙女。我笑了。心底的暖意,像不远处那黄晕的路灯,穿透了浓黑的夜色,温柔地照亮了我脚下的路。

忽然觉得,冬天的寒,只在面上;它的暖,藏在心底,粗心的人或许看不到。似一女子,冷然肃立,乍见,不胜其寒;可若直面相视,顿觉其瞳清若碧;与之深语,更感爽神洗心。